

新波旧瀾第一部

# 晋陽秋

慕  
湘



## 出版说明

《晋阳秋》是长篇小说《新波旧澜》的第一部，它着重表现了“七七”事变后我党在山西——这个长期在封建军阀锡山残暴统治的地区，广泛发动各阶层的爱国群众，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的斗争生活。这部小说于一九六二年由我社出版。这次再版，作者作了修订。

封面设计：傅琳

## 第 一 章

---

一九三七年初秋，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不久的一天上午，郭松离开了救亡热潮汹涌澎湃的太原。

因为落了几场大雨，公路上汽车不通了，他在车马纷沓的新南门外搭了一辆胶轮大车。车是空的，只坐他一个人。赶车人跨上车沿，一挥鞭子，车奔驰起来，不一会到了汾河边。汾河大桥被水冲断还没修复，大车沿着河岸的辙印向下游走了一段，在一处河身宽阔的浅水地方过了河，又从一片被践踏过的高粱地里斜着插上了公路。

碧兰的晴空没有一丝云彩，也没有一点风，虽然时间还不到上午九点钟，酷热的阳光已象火一样地烤在人的身上。郭松敞开衣襟，把草帽拉向左侧，遮住被太阳照晒的半边脸，两只神色饱满的大眼睛凝视着前方。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汾河平川，茂密的高粱、玉茭、谷子、豆子，象一片绿油油的海洋。笔直的公路穿过田野，傍着峰峦起伏的西山一直伸向远方，在那里正有他要去的一个陌生地方。现在他还无法想象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脑子里一会儿出现一座古城，一会儿出现几条大街，好

象梦影似的飘忽朦胧难以捉摸。他想向赶车的探问一点情况。走了一阵，等车走平稳了，赶车人放下了鞭子，他开口问道：“你贵姓啊？”

“我姓刘，叫刘五。”赶车的脸朝前方回答说。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了，好象是个不大爱说话的人，但一说起话来却十分干脆直爽。

“你是太原县<sup>①</sup>城里的人吗？”

“我是城南的，离城还有五里地。”

“这车是你自己的吗？”

刘五被问得笑了。“我的？我得死了另托生！这是掌柜家的。我临时给人家打邦工，掌柜的不叫跑空车，才揽了你这个回头脚。”

他说完，回头看了郭松一眼，只见这个顶多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，生得齐齐整整，丰润而白晰的脸庞，浓黑的眉毛，秀美的眼睛，洁白而整齐的牙齿，满脸流露着年轻人妩媚而又愉快的英武神态。再看他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服，带着一个小铺盖卷，满口外乡口音，既不象个学生，更不象个买卖人，说起话来满脸和气，也不象个衙门里混官差的。他不禁纳起闷来，便试探地问道：“你到太原县是到衙门里，还是到学堂里？”

郭松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看我象个干什么的？”

刘五转过身来摇摇头，说：“猜不准。”

郭松往前挪了挪，和他并肩坐到车沿上，亲切地说道：“我是牺盟会<sup>②</sup>的，到你们县上去工作。”

<sup>①</sup> 太原县古称晋阳，在太原市南四十里。

<sup>②</sup> “牺盟会”是一九三六年至抗日战争初期，在山西省成立的一个地方性的群众抗日团体——山西省“牺牲救国同盟会”的简称。该团体在我党领导下，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曾起了重大作用。

“牺盟会的？”刘五瞪起惊讶的眼睛，又重新打量了郭松一下，似乎牺盟会引起了他心里什么疑问。停了一下，他终于忍不住地问道：“听说牺盟会和共产党是一事，是真的吗？”

郭松笑了。这问题使他很难回答，他眨了眨眼睛，解释说：“牺盟会是主张抗日救国的，谁抗日就和谁是一事。”

刘五似乎并不满足这个回答，想了想又问道：“这会儿共产党不犯法了吧？”

郭松不知他问的意思，便顺口答道：“共产党主张抗日救国，犯什么法？”

刘五又问道：“那么抗日也不犯法了？”

郭松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抗日再犯法，我们就要亡国了。你听说过芦沟桥事变吗？日本鬼子把北平、天津都占了，政府再不抵抗，全国老百姓都不答应了。现在已经开始了抗日战争。”

刘五叹了一口气，默默地皱着双眉，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。过了一会，他忽然神情激动地问道：“去年春天叫防共团<sup>①</sup>杀了的人，共产党过来还能报仇吗？”

郭松听他话里有话，惊奇地注视着他，问道：“你们那里杀过共产党吗？”

刘五脸色立时阴沉下来，眼睛望着远方，半天没有开口。

郭松以为他对自己还不凭信，便和婉地说道：“你放心说吧！我们牺盟会也有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共产党。”

刘五把眼光移到郭松身上，嘴唇颤动了几下，咬着牙痛苦地说：“我的小子就是死在防共团手里的！”

---

① 一九三六年春，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，开赴抗日前线，蒋介石、阎锡山集中大量兵力阻击。当时阎锡山为了镇压被红军影响和发动起来的抗日群众，组织了防共自卫团，曾进行了疯狂的屠杀。

郭松这才明白了他刚才一连串问话的意思，立刻对这不幸的老人感到异常亲切。连忙问道：“你儿子是共产党吗？”

“谁知道呢！”刘五满肚子冤屈好象找到了诉说的人，愤慨地说道：“我跟前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从小没娘，我一手把他拉扯大，十五岁上到太原进了工厂。去年春天红军过黄河，工厂停了工，刚回家不到三天，就叫防共团抓了去，说他抗日，抗日就是共产党。……”

郭松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青年被枪杀的情景，激愤得象有把火在胸膛里燃烧起来。他忙问道：“你们县里防共团的头子是谁？”

刘五用力咬着腮巴骨，恨恨地说道：“杨守业！外号叫杨剥皮。”说完，他向前后左右扫视了一下，见路上没有人，又摇着头低声说道：“这个人是我们这里的活阎王，方圆几十里没人敢惹他，你到了县里就知道了。”

郭松象被什么刺了一下，十分注意地问道：“这个人现在还在吗？”

刘五脸色阴沉地说：“怎么不在！这会儿防共团没有了，他又当了商会会长。”

郭松又问道：“他从前干过什么？”

刘五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提起他的根底谁不知道？他本来是城南西堰村的人，从小就是个有名的泼皮赖鬼，耍钱、打架、讹人、动刀子，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后来走口外<sup>①</sup>贩了几年牲口；那几年衙门里禁烟<sup>②</sup>，在黄河岸上又私贩了一阵子大烟；就这么他才发了财，在村里买房子置地，在西山上开了煤窑，在城

① 口外即塞北。

② 禁烟即鸦片由政府专卖，不准私人贩卖，走私贩卖更易获取暴利。

里开了粮店、缸房，又置了房产，势派一天比一天大，在地面上说一不二，连衙门口都是给他开的。你想，我们穷人受了欺负，谁敢吭气？”

一个阴影袭进了郭松的心头，他仿佛看到一个凶恶的土豪在挡着他的去路。这两天他对未来的工作所作的各种快意的想望，立刻都模糊起来了。对这种人他最痛恨，也有足够的勇气和经验来进行斗争；然而，现在是统一战线，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；他觉得这比直截了当进行斗争还要复杂，还要困难。虽然他早已准备着应付这种事情，但真实的事情临到面前，却比预想的更要沉重。

他默默地沉思了一阵，不觉把念头又转到刘五身上。他觉得这个受尽了磨难渴望着报仇的人，身上正蕴藏着一种坚韧的力量；而象他这样的人，在地方上一定还会有很多。只要把工作做好，时机一到，这些人都会挺起胸膛握紧拳头起来斗争的。相形之下，那些土豪恶霸的影子却显得异常渺小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立刻又开朗起来。觉得眼前这个人如此的亲切，他决心要和他结下关系，希望从他身上能找到一条开辟工作的线索。

“以后你能给我帮点忙吗？”他露出满脸笑容说。

“嗯？”刘五疑问地看着他，摸不清他话里的意思。

郭松解释说：“咱们都是自己人。我们牺盟会一方面抗日，一方面也给穷人办事。天下的穷人最多，只有穷人齐了心，抗日才有力量。咱们大家都是穷人，要互相帮助。”

刘五点点头，说：“你这话说得很对，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情。”

郭松又说：“我到这里来，只一个人，以后办起事来，还得靠大家伙。”

刘五看了看郭松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他始终还不知道郭松是来办什么的，便爽直地问道：“你是下来办什么公事的？”

郭松笑了笑，说：“我的工作就是抗日救国。”接着他把牺盟会怎样组织老百姓、老百姓团结起来怎样有力量、现在中国唯一的希望就是全国人民齐心起来抗战等等道理讲了一遍。

刘五细心地听着，连连点头。等郭松说完，他爽朗地说道：“咱们庄稼人办公事不行，若说是出点力，那是现成。真的都能象先生你把话说到咱们穷人心眼里，我看没个不齐心的。”

郭松把满含热情的眼光盯在刘五的脸上，说：“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，我姓郭，叫郭松。”

刘五怪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心里感到热烘烘的。

两个人一路说着话，随着大车的颠簸，身子摇晃着。走了一阵，太阳已升到当空，天气更热了。郭松不禁着急地问道：“还有多远呀？”

“快啦，这四十里不算大，庄稼人步行走，一天打来回。”刘五说着，甩了一下鞭子，车跑得更快了。

当他们驶过一个村庄，刚出村口，刘五指着前方说：“看，那不是城墙？”

郭松抬头一看，前面不远处有一片城垣，雄伟地屹立在公路东侧青翠的田野当中，那里便是他所要到的太原县城了。他立刻心情跃动起来。他就要走进这个陌生的小城，开始他的新生活了。在那里他将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人，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他惴惴不安地猜想起来。

大车很快驶进西关，从发出咚咚声响的高大阴凉的城门洞驶进城里。在坎坷不平的街上，刘五跳下车，问道：“拉到什么地方？”



郭松想了想，说：“先到县政府吧！”说着，他也跳下车来。

沿着大街走过一带朱漆斑驳的古旧宅院，便进到热闹的街市。两边全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店铺。有铺面宽敞而陈设古陋的杂货店、米粮店；有镶着玻璃门窗的绸布店、文具店；偶而还有一两家洋门脸儿的镶牙馆、照相馆；窄小得几乎使人不易发现的成衣铺里，缝纫机在嗒嗒嗒地跳动；黑森森的药铺里叮叮当地在舂药；面房的石磨呼呼地转着，远远便听见脚踏箩咣咣咣的撞击声；饭馆里冒出浓郁的肉香，有人在里面纵声猜拳嚷叫。郭松沿街看着，觉得市容虽然简陋，远不及省城繁华，但车马行人，来来往往，别有一番热闹景象。

走过了最热闹的十字路口，在东街路北一座大照壁里面便是县政府。郭松忙给刘五付车钱，刘五再三辞让说：“你留着用吧！”

郭松神色严正地说：“你回去怎么给掌柜的交代，难道能让你贴上车钱？”说着把钱强塞在刘五手里，一面很亲热地说：“以后进城到牺盟会来吧！”

刘五把钱装进口袋里，苦笑着点点头。站在衙门口，他似乎有些畏怯，已不象先前那样亲切坦然了。当他刚走了几步，郭松又喊回他，问道：“你是什么村的？刚才我没记住，过两天下乡看你去。”

刘五回头大声说：“花塔村，出了南门不远就是。”郭松掏出小本记下了。

郭松提着行李走进县政府的传达室，掏出一封公文，递给一个差役。那差役毫无表情地看了他两眼，叫他候一候，拿着公文进去了。

郭松坐立不安地等着，那差役却一直不见出来。等了约有

半个多小时，才见另一个差役走出来，问道：“你是郭特派员<sup>①</sup>吗？县长有请。”

郭松随着他走过了寥阔的大院子，又穿过了大堂，走进一个挂着“议事室”木牌的房子里。

“请你稍等一下，县长一会就出来。”那差役说了一声便走了。

屋子里非常闷热，迎面悬挂着蒋介石、阎锡山的大幅相片，当中放着一张蒙着白布的长案子，陈设十分简单。郭松在长案边一把椅子上坐下，心神不宁地想象着马上要见到的县长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衙门，在他的印象里，衙门是一个十分凶险可憎的地方。在那里曾经夺去过自己同志的可贵生命，曾经制造过许多人间的不平；而现在自己为了工作，居然来到这里同这些人直接打交道，他心里不禁浮起对未来的种种疑虑。

又等了很久，眼看天已过午，肚子饿得叫起来了，才见先前那个差役恭恭敬敬地把门推开，一个穿着整齐的柞丝绸制服的中年人走了进来。一见郭松便满面笑容地操着一口晋南口音说道：“阁下是郭特派员吗？兄弟是马宜轩。”

郭松立刻站起来，只见他方方的脸，稀疏的头发，腮边和颈后鼓起丰满的肌肉，肚子向前腆着，一切都表示他已到了“发福”的年纪。郭松赶忙热情而礼貌地说道：“是马县长吗？我是郭松，是来这里牺盟会工作的。”

“早知道阁下要来，省府的公事已经来了几天了。”马县长说着伸出手让郭松坐了，他也在对面坐下。差役赶忙倒了两杯茶

---

<sup>①</sup> 牺盟会每县设一特派员，多系共产党员。

送到两人面前。

马县长端量着郭松，沉默了顷刻，笑咪咪地说道：“今天天气热得很啊！”

郭松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初次到这里来，一切都  
很生疏，以后请县长多多帮助。”

马县长笑了笑，说：“兄弟也刚到任不久，彼此一样，不必客气。”

郭松留神观察着县长的神态，见他一副官场应酬的派头，虽然礼貌周到，全是虚情假意。他知道自己最不善于应付这种人，便也极力谨慎地考虑着自己的言语。停了一下，他问道：“这里有过救亡活动吗？”

马县长皱着眉，迟疑地说道：“关于这方面的事情，公道团<sup>①</sup>梁团长知道得最详细，他会给阁下介绍的。”

简单交谈了几句之后，马县长板起面孔喊进差役来，问道：“郭特派员办公的地方收拾好了没有？”

差役直挺挺地站着，回答说：“收拾好了。”

郭松见县长露出送客的意思，便赶忙站起来，说道：“县长请忙吧！”

马县长也站起来，说道：“阁下安置好之后，改日再领教吧！”说完，点头哈腰地把郭松送到屋子外面。

郭松随着那个差役又回到了传达室。那差役说道：“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找人送你去。”

郭松等了半晌，只见一个人敞着衣襟打着哈欠走进来，说道：“是你要到北街街公所去住吗？”

<sup>①</sup> “公道团”前身是“防共自卫团”，国共合作后改名“主张公道团”，每县设正副团长，多是极端反动的顽固分子。

郭松见他问得突然，但立即明白这人是来领他找住处的，便顺口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那人看了郭松一眼，十分不耐烦地说：“昨天就和街上说好了，你去吧！”

郭松苦笑着，为难地说：“我初来这里，恐怕找不见。”

“好找得很。”那人用手指划着说：“从这里往西走，到了十字路口再往北走，路西有个大门就是。那里有个看门的，他知道。”

郭松笑了笑，委婉地说道：“这里能不能派个人给我引引路？”

那人皱着眉头沉默了顷刻，没好声气地说：“好，走吧！”

郭松扛起行李随着他走了。

到了北街街公所，看门的不在。那人说：“你等一下吧！他一会儿就会回来的。”说完便走了。

郭松放下行李，看了看这所院子，房子十分古老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一片荒凉破败景象。五间高大的上房，门上挂着锁，他走过去无意中拉了一下，却应手而脱，原来是一把坏锁。他推开门走了进去，里面是一个敞厅，左侧靠后墙有一张木床，窗前放着一张桌子，几条凳子，墙角里凌乱地放着一堆杂物：有过年闹社火的锣鼓、高跷、纸灯、采布；还有一堆乱纸破书，他翻开看了看，都是当初防共团印发的咒骂共产党的宣传品。满屋蛛网尘封，显然很久没人住过了。

面对着这样一个住处和刚才在县政府所受到的冷遇，使他意识到此处境对他所含的某种敌意。他咬了咬牙，把满腔气愤忍住，到下房里找了一把笤帚，便动手打扫屋子。

一会儿，忽然有个人走进院里来，怒声怒气地叫道：“谁在屋里胡翻腾？”

郭松赶忙跑出来，满脸陪笑说：“我是牺盟会的，县政府叫我到这里来住。你是这里看门的吗？”

那人是一个细瘦的老汉，听了郭松的话，脸色放平和了些，说道：“这里几年也没住过人了，你看，能行吗？”

郭松连忙应道：“行的，行的。”

那人随着郭松走进屋里，抱怨地说：“城里好房子多得很，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叫你住到这个烂地方来。”

郭松笑着说：“这地方就挺好。”

老汉见郭松扫得满身尘土，似乎有些不过意，便夺过笤帚说道：“你歇着吧！我来收拾。原来估计你不会看上这地方，也没收拾。”

郭松问道：“你贵姓呀？”

“我姓王。”老汉见郭松说话满和气，便也脸色和悦地谈起来：“人老了，作不了别的啦！街上叫我在这里看看门，平时也没多少事，就是上面有时派差派款，给人们传传话。”

两人谈了一阵，郭松便上街吃饭去了。

## 二

马县长睡醒午觉起来，来到了公道团县团部。

郭松的来，在他平静的心境上引起了一点波动。对于政府暂时联共的方针，他是懂得的。在太原的时候，他也亲眼见过牺盟会热火朝天的各种活动。他虽然十分不赞成这些事情，但身为政府官员，也只好随着上面走。现在牺盟会的人居然来到他的管辖范围之内，这却使他有些作难起来，不知该怎样对付。他本来一心只想在县长任上多抓几个钱，对这些事情实在感到万

分厌烦。虽然对公道团、同志会他也同样不感兴趣，平时处处受到那些人的挟制，早已对他们怀着戒心；但现在为了共同对付牺盟会，也只好去找他们商量。他十分希望在他的任期以内能够相安无事，平平安安地对付过去。

公道团团部设在一座刚翻修过的大关帝庙里。庙宇规模宏大，一片雕梁画栋、金碧辉煌。有戏楼，有前殿、后殿，最后面还有一座高耸的楼阁。在中院的两排配房里，便是公道团的团部。当马县长走进了公道团团长梁龙经的住室时，梁龙经正同稽征局长秦子经坐在一起低头商量什么事情。看见马县长进来，两个人赶忙站起来接待。

梁龙经约有三十左右年纪，长着一对老鼠样的闪闪发光的眼睛，虽然仪表并不出众，却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。他本来是定襄人，却说着满口五台话<sup>①</sup>。他对马县长略事应酬，便又绷住面孔坐下了。秦子经年纪略大些，约有三十五岁左右，左眼因为先天缺陷镶补了一只黑溜溜的玻璃球，总是笑咪咪的，对人十分谦恭。他名义上是稽征局长，实际上是县上秘密核心组织——监政同志会<sup>②</sup>的负责人。

马县长坐下以后，问道：“子经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正想派人请你去。”

秦子经似乎已猜到了县长的来意，却欠起身来故意问道：“县长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马县长还没回答，梁龙经便着急地说道：“县长来得正好，我

---

① 阎锡山是五台人，故当时山西政界以会说五台话为荣。正如民谚所说：“会说五台话，就把洋刀挎。”

② 监政同志会是阎锡山直接领导的反动组织。县上的会长由收税的稽征局长兼任。

们一起谈一谈吧！”

马县长猜测地看了看他们，问道：“你们是在谈牺盟会的事吗？”

秦子经赶忙答道：“是的，我刚才顺便走到这里，正想约梁团长一同去请示县长。”

梁龙经问道：“听说牺盟会的特派员，县长已经接见了。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马县长皱起眉头沉吟着说：“一个年轻人，看样子顶多二十岁左右。人究竟怎样，还看不出。”

梁龙经冷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牺盟会里没有多少象样的人，都是些不爱念书的学生跟上瞎胡闹。早知是来这么个毛孩子，真不值得费这么多事。”

秦子经摇摇头，说：“老兄可不敢大意，据说牺盟会派下来的都是共产党。”

梁龙经涨红了脸，不服气地说：“说别的我没有把握，共产党我可见过一些。那些当共产党的人，不是出风头，有野心，就是年幼无知，被人利用。象这些毛孩子，说得再厉害些，能有多大个本事？”

秦子经似乎深知梁龙经的脾气，笑了笑不再言语了。马县长却着急地说道：“不管怎么样吧，人是已经来了，大家还是当心一点好，不知你们两位得到上峰的什么指示没有？”

秦子经笑了笑，说：“同志会目前对他们还不公开，直接和他们打交道自然还得靠公道团。”

梁龙经颇为得意地说：“公道团方面早已安置好了。村上的公道团员都参加了牺盟会，村会上也都安上了人，县上也指派了县立小学的教员陈达平负责。一切都就绪了，只等这位特派员

来上任啦！”

秦子经摇摇头，犹疑地说：“陈达平靠得住吗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梁龙经口气肯定地说，“这个人和我在太原国民师范是老同学。人虽然懦弱一点，但绝坏不了事。”

马县长随口称许地说：“办得好，究竟是梁兄政治上有经验！”

秦子经却似乎别有见地，他看了看梁龙经，慢吞吞地说道：“梁团长办得确是很周到，不过这只是一方面；依兄弟看来，要把事情办好，恐怕对这个特派员本人还需下一番功夫。”

梁龙经赶忙说道：“这个我也早有准备。我想，必要的时候叫杨守业在下面使人弄点眼色给他看看，先给他一个下马威。”

马县长连连摇头，说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弄出点乱子，大家可担不了这个责任。我想只要他不来找我们的麻烦，我们也不必去惹他，对付着能过去就算了。”

秦子经笑了笑，胸有成竹地说：“麻烦是一定会有的，不过在既然是合作时期，表面上我们也不能做得太不象样子。依我说，先不管他，让他闹腾一阵子，顶多是宣传宣传，叫喊叫喊，那也碍不了大事。他一个人，人生地不熟，叫他先碰碰钉子，吃吃苦头，等那股劲头下去了，再给他点甜头尝尝。年轻人还有个不爱财不爱色的？只要他一上了道儿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马县长十分赞成地说：“子经想得对，我看就这么办吧！”

梁龙经也觉秦子经说得有理，但对自己刚才说的办法没得到支持，却感到很不自在，便红着脸借题发起牢骚：“咱们这位阎老头子，不知听信了什么人的话，越来越没分寸了。联合共产党，在省城里摆摆样子也就足够了，现在连县上也让他们派人来，这不简直是给我们找麻烦？这是共产党得寸进尺的办法，难道还



看不清楚？”他本来对阎锡山一向崇拜得五体投地，他认为阎锡山的天下稳如泰山，即使日本人来了，也是有办法的；现在却一时冲动，发了阎锡山一通牢骚，而且又当着秦子经的面。说了之后，他又立即后悔起来，赶忙笑着解释道：“秦局长，我这可是非正式的谈论，你可别往上报告。”

秦子经不好意思地笑了：“报告上去，阁下这番议论也是好话；其实，阎主任<sup>①</sup>何尝看不到这些？只不过是顺势所趋，不得不如此而已。”

梁龙经又继续说道：“要打日本，暂时国共合作，也确是势所必然。不过这种合作只能是暂时的，就好象几何上两条直线的交点，只能在一个点上合作，再前进一步，必然又要分裂。”

秦子经不禁拍掌称赞道：“梁团长说得透辟极了，真是绝妙的比喻，一针见血之谈。”

梁龙经越发得意起来，趁势又补充道：“说得再明白一点，这种合作也仅仅是暂时利用而已。”

秦子经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对的。所谓合作就是这么回事情。上次省里开会，阎主任在会上就讲过，抗日主要是保存力量的问题，谁要能把力量保存住，谁就能胜利。共产党整天喊叫抗日，就叫他们抗去，难道你甘心替我卖命，我还不愿意吗？有些人不明白这层道理，乱嚷嚷；其实说穿了，也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这种话却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。”

马县长见他两个把话扯得远了，无心听这些高谈阔论，便笑着说道：“刚才谈的事情全凭你们二位啦！”

他正想告辞，忽然听差进来报告说：“梁团长，有个姓郭的要

---

<sup>①</sup> 阎锡山当时任晋绥绥靖公署主任。